

# 日美關係與遠東安危

朱少先

## 一 引言

一八五三年（嘉永六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柏里率艦在日本浦賀登陸，打開了日本門戶；翌（一八五四）年日美兩國簽訂了「修好條約」，建立了外交關係。結果促成了日本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結束了鎖國的封建體制，步上了現代化國家道路，成為東方強國。但不幸進入一九〇〇年代以後，軍閥當權，迷信武力，向外侵略，從「九一八瀋陽事變」（一九三一年）到「七七盧溝橋事變」（一九三七年），企圖併吞中國；繼之又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偷襲珍珠港，引發了太平洋戰爭，最後於一九四五年遭到了無條件投降。結束了軍閥驥武的軍國主義體制，幾乎遭到亡國之痛。

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於蘇俄與中共的崛起及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亞洲乃至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在亞洲的地位，亦因此顯得重要。在美國全力扶持下，日本由廢墟中重建，進而成長壯大。一九五二年恢復獨立後，因有「日美安保條約」的維護，既無須支出龐大的國防經費，又可以無後顧之憂的發展工商業，使日本經濟獲得迅速發展，短短二十餘年，一躍而成為「經濟大國」，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其國民總生產（G.N.P.）僅次於美國，佔自由世界第二位。

回顧日本最近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從開國到強盛，從戰敗到復興，其興衰榮辱，均與美國有不可分的關係。兩國合則各獲其利，分則各受其害，其影響所及，不僅是關係着日美兩國本身的盛衰，亦對亞洲其他國家，發生莫大影響。

在地理位置上，日美兩國位於太平洋兩岸，是目前自由世界兩大支柱；且正處於蘇俄及中共共產主義威脅之下。尤其是日本，適位於共產鐵幕邊緣。因此，日本保守政府，始終堅持日美安保體制，獲得美國核子傘的維護。

日美關係與遠東安危

但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之後，由於美國尼克森政府對中共政策的劇烈轉變，使日本中政府迫不及待的於一九七二年九月，搶先與中共建交，破壞了亞洲反共團結，形成了亞洲混亂的局面。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中南半島越南三邦，也先後陷入了共產勢力範圍，整個東南亞，汲汲可危，東北亞也隨之進入了緊張狀態。

這些歷史事實，正可說明美日兩國對外政策的改變，對亞洲局勢影響是何等重大。

越南三邦變色以後，共產主義者的侵略目標，指向東北亞地區自由國家，而最顯著的地區，無疑是大韓民國。當金邊淪陷之日，北韓金日成訪問中國大陸及東歐附庸諸國，更增加了朝鮮半島局勢的嚴重性。但一年餘來，東北亞地區尙能維持一個比較平穩局面，不外下列幾項因素所造成。

（一）美國態度堅定，一再申言信守對盟國的條約義務。尤其是停止撤退駐韓美軍，有助東北亞局勢的穩定。

（二）美日、美韓、中美關係相當良好，使匪俄不敢輕舉妄動。

（三）蘇俄與中共對立形勢依然非常尖銳，任何一方不願於此時公開支持北韓南侵或採取其他有形的侵略行動。

（四）中韓兩國有堅強反共意志與堅強自衛能力。

（五）美俄與中共均認為維持在東北亞均勢，對本身均較有利。

（六）蘇俄與中共對日本經濟力量評價甚高，均認為日本能够成為它們經濟上的積極伙伴，均謀爭取拉攏。

惟以上各項因素，可變性極大，一旦情況變化，東北亞均勢，也就隨之發生問題。例如毛澤東死後俄毛對立關係的解除，或者美俄、美毛「和解」關係的消失，均非不可能之事。因此，只有上述第一、二兩項因素，才是維持東北亞局勢安定的最基本條件。所以美國的堅定態度與美日密切合作的良好關係，至為重要。

下面試就戰後美日兩國關係的發展及美日安保條約對遠東和平與安全的關係，作扼要的敘述。

## 二 戰後美日關係的發展

戰後日本在美國全力扶持下成長、壯大，兩者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軍事防衛上，均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在對外政策上，日本一直唯美國馬首是瞻。日本政府對外政策，均以對美外交為重心。因此，任何一位首相上任第一件大事，是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舉行「高層會談」，並以會談結果，作為日本制訂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自岸信介而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至三木武夫，均不例外。足見兩國關係的密切程度。不過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前，日本獨立未久，一切仰賴美國，日本完全處於從屬地位。直到一九六〇年「日美安保條約」修訂之後，美國對日本始以「盟友」相待。一九六一年六月池田首相第一次訪美與甘迺迪總統會談時，美國希望日本成為亞洲的安定力量，充分支持美國遠東政策，以阻止共產勢力擴張。雖然當時日本國力尚不足當此重任，但池田首相毅然接受。從此在美國支持下，積極展開對亞洲外交，尤其在援助亞洲開發中國家，貢獻其力量。一九六三年甘迺迪總統在新年國情咨文中，更特別強調日本在亞洲的重要性，要日本成為安定亞洲的柱石。

一九六三年十月甘迺迪遇刺，由詹森繼任總統，池田首相亦於一九六四年秋因病逝世，由佐藤出任首相。由於美日兩國政治領袖的更迭，兩國關係，勢有重加調整必要。佐藤乃於一九六五年一月首度訪美，與詹森總統會談。因當時國際上正發生「黑魯雪夫被黜下台」、「中共舉行原子試爆」、「英國工黨再度執政」等重大事件，該次日美高層會談，頗受各方重視。在兩國會談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特別強調：「確保日本安全為確保亞洲安全不可或缺的條件。基於此一觀點，佐藤首相重申今後仍然堅持日美相互合作與安全體制為日本基本政策。詹森總統重申美國決定在條約義務下履行它的承諾，防衛日本，反對任何外來武裝攻擊。」所以佐藤內閣一開始，日美關係就步入了一個新的共同防衛時代。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一九六九年一月在其就職演說

中，提出了「以談判代替對抗」的主張，同年七月又發表「關島談話」，明告亞洲國家，今後美國雖信守條約諾言，但對各國內部安定，將由各國自行負責。此項談話，即所謂「美國亞洲新政策」。佐藤首相為了解美國政策真意及如何謀與美國配合，即於同年十一月第三度訪問美國，與尼克森作第一次會談。會談主要議題，除了作上述政策上的了解外，便是收回琉球行政權及延長日美安保條約問題。會談結果，美國同意一九七〇年「安保條約滿期後自動延長①及在一九七二年中將琉球交還日本。雙方并同意「韓國安全對日本安全極關重要」及「維持台灣地區和平與安全，亦為日本安全重要因素」等兩項。由於該次會談，實際上已完成了以美國為中心，透過美國與中、日、韓三國雙邊條約關係，建立了東北亞共同防禦體制。也使美日關係，邁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進入一九七〇年之後，國際姑息氣氛瀰漫，日本受此衝擊，政局亦呈不穩現象。及至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森宣佈將訪問中國大陸，繼之八月十五日又公佈「新經濟措施」，在日本曾造成巨大震撼，因關於前者，美國事先未與日本協商，違反了尼克森過去保證對中共問題與日本事前協商的諾言，被視為佐藤政府已為美國所背棄；後一措施，又係以日本為主要目標，對日本壓力甚大，一時使佐藤政府搖搖欲墜，日美關係也陷入低潮。尼克森為此，曾於一九七二年一月準備訪問中國大陸以前，於七、八兩日邀請佐藤首相訪美，舉行聖克里門會談，藉謀調整雙方關係。

一九七二年五月日本收回琉球後，佐藤依照一九七〇年四次競選連任時諾言，提出辭職，同年七月由田中角榮繼任首相。田中執政後不久，由於三木武夫（副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及自民黨內親毛派的慾望與輿論的鼓噪，在野黨等的壓力以及欲在外交上擺脫美國羈絆的心理下，竟罔顧國際信義，於同年九月，搶先美國而與中共建交。雖然在田中一行訪問中國大陸前，尼克森唯恐日本操急行事，特於八月三十日及九月一日邀請田中赴檀香山舉行會談。當時美國雖不欲日本與中共迅速建交，但因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在先，自不便加於阻止，僅將美國對中共基本政策及繼續履行對亞洲國家條約義務告知田中，並特別聲明對華政策不變，藉供日本對中共決策的參考。

日毛建交之後，田中原以為藉此可提高其國內外聲譽，鞏固其政權，但

結果適與預期相反，對內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衆議院大選及一九七四年七月參議員選舉中，自民黨均告慘敗②，最後還因「金脈事件」而垮台；對外關係，除受蘇俄指責攻擊外，亞洲各國對日本亦表示疑懼與不信，與美國關係，亦因此再趨冷淡，尤其在對美貿易上，一九七三年美國竟出現四十二億美元逆差，在一九七四年尼克森向國會所提出的「世局咨文」中，露骨的對日本表示不滿。咨文中下列各點，尤其值得注意：

(一) 日本多年來均藉日美安保條約及美國核子傘保護，目前其防衛力量雖有增強，但防衛經費仍不及國民總生產百分之一。

(二) 日本在美國援助下成為經濟大國，但現在已變為美國主要競爭者，因日本只顧本身利益，造成兩國間貿易不均衡現象。如果雙方不斷發生經濟論爭，勢將影響兩國政治關係。

(三) 美日同盟關係，決不能基於自身利益採取獨自之政策，不能因短期政策而影響長期團結；更不能因競爭利益目的，而威脅政治合作的共同目標。

(四) 雙方在政治、經濟兩方面，負有追求共同目標的義務，決不能尋求短期的經濟、政治利益。

從以上咨文內容，即可看出田中執政期間（一九七二年七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日美關係，是相當不協調的。

### 三 現階段的日美關係

福特繼尼克森出任美國總統尚不及百日，即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率同國務卿季辛吉，訪問遠東，而日本又是訪問的主要對象。福特東行的目的：首先彌縫因「尼克森主義」對亞洲國家的創傷，恢復亞洲國家對美國的信心。尤其要努力消除日本對「尼克森震撼」的疑懼，加強美日兩國關係。同時由於福特就任後不久先訪問亞洲，亦顯示美國今後在外交政策上，將不會採取「重歐輕亞」政策，至少也表示「歐亞並重」。

福特是日美建交一百二十餘年來訪日的第一位現職總統，在日美關係史上，也是一樁大事。福特在其三天訪問中，與日本政治領袖作了懇摯會談，而且也確實獲得了豐碩成果，加強了兩國關係。除了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對兩國在政治、防衛、經濟、資源問題上表示利害一致，今後應在平等原則

下，繼續發展緊密、互惠的友好關係外，福特總統在日本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時，更強調了下列兩段話：

「……美國與日本無論在經濟、政治、戰略各方面，均有相互依存的關係。美國是日本最好的友邦與供應者，日本是美國海外貿易最大對象國。目前兩國貿易總額已是一九七〇年的兩倍，一九七四年將達二億美元。美國對日投資也是全世界最大者，日本對美投資，亦有急速增加，已佔日本海外投資的五分之一。……」

「我們不僅是可以信賴的盟國，也是最可靠的貿易伙伴。今後也是貴國必要商品的供應者；即使美國有不足時，我們也要作必要的特別考慮。……」

因此，一九七四年冬福特訪日結果，不僅改善了過去兩年多來的不協調關係，而且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福特返美不久，田中因「金脈事件」辭職，三木武夫出任首相，就任之初，因係以黨內少數派當政，政權未趨穩定，不便輕易出國。但到一九七五年四月高棉、越南相繼變色，東北亞情勢驟然轉緊，尤其北韓已蠢蠢欲動，日本安全直接受到威脅，急需謀求對應之策；而這些問題，必須與美國取得協調與合作。因此在同年四月底先派外相宮澤喜一訪問華盛頓，為三木訪美鋪路。

由於中南半島情勢的突變，亞洲問題重心移到東北亞地區，日本地位顯然更受美國重視，宮澤訪美不久，季辛吉國務卿在六月十八日「日美協會」演說時，以「世界變化中的美國與日本」為題，強調：「……日本已非吾人一時的商談對手而是永久的友人，是為建設進步世界的伙伴。」說明美日關係將由「合作伙伴」，邁進到「相互依存」的階段。三木首相就在此情勢下，於同年八月四日至七日率同宮澤外相等訪問美國，與福特總統會談。該次會談重心，集中在「韓國問題」與「日美安保問題」上，而這兩個問題又與遠東和平與安全有密切不可分關係。在「韓國問題」上，雙方認為：「韓國的安全對維持朝鮮半島安全極為重要，維持朝鮮半島和平，對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與安全甚有必要」。（聯合聲明第三項）上項表達方式，雖與一九六九年佐藤、尼克森會談「聯合聲明」中有關「韓國條款」略有不同，但實質上一般均認為仍是「韓國條款」的再確認。關於「日美安保問題」，

在「聯合聲明」第四項中：「雙方重申日美安保條約不僅是維持遠東和平與安全而且是亞洲國際政治基本結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因此，繼續維持該條約是符合兩國長期利益的」。「美國核子抑止力量對日本安全極為重要，美國總統確切說明，不論是核子武力或傳統兵力對日本攻擊時，美國誓言基於安保條約，防衛日本。日本首相言明履行條約義務」。這裏說明了日美共同防衛關係，從該次會談更獲得了確切保證。此外為了兩國加強合作關係，規定此後每年舉行定期外交首長會議兩次及國防首長會議一次，俾隨時協商共同有關問題。

八月十二日三木返國後在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又公開透露了福特總統對日本的「四項誓言」：「(一) 日美兩國是永久友人，(二) 兩國堅守自由與民主立場，(三) 「否」與「諾」將非常清楚說明；四兩國密切合作促進世界尤其是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這更顯示了美國對日本的誠意與期待。

上述日美高層會談結果，說明了美日兩國關係，確實已發展到「唇齒相依，安危與共」階段。而去（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福特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發表「新太平洋主義」演說，其中第二點即言明「與日本的伙伴關係是美國戰略的支柱」，也足以說明美日兩國的實質關係。

目前美日兩國之間，並無任何重大懸案，而現階段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是有關兩國安危的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尤其是日本目前現實情勢

，無論在政治、經濟、防衛等各方面，對美國依存度仍然極大，決不可能脫離美國。因此，現在的三木政府乃至未來的保守政府，維持與美國友好關係及堅持日美安保條約，將是日本的基本政策，不會輕易改變。

至於兩國經濟關係，年來貿易已漸趨平衡，目前除繼續擴大雙方貿易外，正着眼於世界經濟的發展與協調合作；三木首相曾先後兩次親自出席美國主辦的七國首長會議，即表示日本對美國世界經濟政策的支持與合作。對亞洲開發中國家的開發援助、經濟合作，雖未臻理想，但日本政府曾多次表示願在美國合作支持下，作出更多貢獻。因此，現階段日美關係，應是戰後最密切時代。

## 四 日美安保條約與遠東安全

「日美安保條約」係一九五一年簽訂「對舊金山和約」時因基於客觀情勢需要，由日美兩國單獨締結；至一九六〇年一度加以修訂，新約係該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效，有效期十年，至一九七〇年六月。根據該約第十條規定，雙方同意「自動延長」。除非締約國一方提出廢止，一年後即行失效，否則該約將成為無限期條約。

「日美安保新約」除前言部分外，共計十條，另有換文一件。該約除規定美國對日本防衛義務及政治、經濟合作條款外，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新條約範圍，不僅限於日本防衛，還包括了維持遠東地區和平與安全在內。例如

在前言中有：

「……兩國考慮了對維持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為共同關心之事。決定締結『相互協力及安全保障條約』。」在第四條中亦有：

「締約國雙方，隨時協商有關條約實施事宜；日本國之安全或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時，任何時候，只要締約國任何一方提出請求，立刻舉行協議。」

在第六條中也有：

「爲了有助於日本國之安全及有助於維持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利堅合衆國之陸軍、空軍及海軍可使用在日本國之設施與基地。……」以上三點說明了日美安保條約的防衛範圍，不局限於日本本土，包括了維持遠東地區和平與安全在內。

當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尼克森與佐藤「華府會談」，美國決定將琉球歸還日本時，爲了維持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能繼續使用包括琉球在內的日本美軍設施與基地，故在「聯合聲明」中，除了上述「韓國條款」、「臺灣條款」

③外，更在第七項中就琉球問題作下述聲明：「總理大臣與總統，對琉球行政權歸還日本後，日美安保條約及有關決定事項，毫無變更地適用於琉球之意見，完全一致。總理大臣認爲如無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日本安全無法維持；因此，日本政府充分認識，遠東各國安全爲日本重大關心之事。總理大臣表示，日本政府基於前項認識，在上述情況下收回琉球行政權後，美國爲有效履行對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各國之條約義務時，將不採取妨礙行動。」佐藤在華盛頓「全美記者聯誼會」午餐會發表演說時，對此更作了具體說明

「……如果韓國受到武力攻擊，日本安全將受到重大影響。因此，萬一韓國受到武裝攻擊，美軍為對付此種情勢，不得不使用日本國內設施及基地作為戰鬥作戰行動前進基地時，日本政府基於上項認識，在實施事前協議時，決定採取積極而且迅速態度。」「……萬一不幸臺灣受到外來武裝攻擊而美國不得不履行義務時，此項情勢，可視為威脅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與安全，因此，美國履行對臺灣防衛義務時，日本基於上述對國家利益之認識，自應考慮採取適當對策。」

以上文件及演說詞，已充分說明日美兩國對「日美安保條約」適用範圍，是包括日本在內的整個遠東地區，毫無疑問。就日本本身安全立場言，特別重視韓國與臺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因為該兩地區中之任何一地區安全遭受威脅，將直接威脅到日本安全，此種情勢，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變更。

日本列島地理形勢自南至北，地形狹長，而且適與中國及蘇俄大陸接近，對來自俄、毛的大規模攻擊，難以防守。尤其對來自空中的飛機、飛彈攻擊，更難應付。因此，日本要採取守勢作戰，受地理條件限制，甚為困難。所以韓國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地位，在日本防衛上至為重要。該兩地區實已構成防衛日本的屏障。任何一地有失，日本立即直接受到威脅，這是不爭的事實，為日美雙方所確認。

美國要維持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要堅守西太平洋防線，勢必確保日本；要防衛日本，就必須先防衛韓國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日美安全條約中有關維持遠東安全與和平的條款，及美國交還琉球時必須獲得日本政府對韓國地區及臺灣地區安全，對日本本身重要性的認識與保證，原因亦即在此。

其次是中共要求與日本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問題；中共堅決主張要在該項條約正文中，列入「反對霸權」條款，無疑是針對蘇俄，甚至也可延伸到美國的一項陰謀，旨在將日本列入中共勢力範圍，樹立在亞洲霸權，並藉以破壞日俄乃至日美關係及與美蘇為敵。日本政府遲遲未肯簽約，原因亦即在此。

去年美國斯勒辛格前國防部長在「國防報告」中，對遠東地區的戰略構想，係以韓國為主要據點，並於琉球配置後援部隊。我們從斯勒辛格的報告及目前美軍在西太平洋的防衛態勢，可以看出，美國現階段的東北亞戰略構想，已從過去自阿留申羣島—日本—韓國—琉球—臺灣—菲律賓併列的「列島線防衛」，改為：「以韓國為前線據點，以日本、琉球、臺灣、菲律賓為後援基地，並以關島、馬里安那羣島作為後方支援基地，再與美國本土相結合的縱深戰略防衛構想。」而以「日美安保條約」作為這個構想的核心，與「中美共同防衛條約」、「美韓防衛條約」、「美菲防衛條約」等雙邊條約相結合，構成一個實質上的共同防衛體制。因此，「日美安保條約」，已是關繫着遠東和平與安全的關鍵性條約。

## 五 結語——東北亞安危關鍵

東北亞現狀與美日兩國關係，已如上述。美國重視日本地位，當作是美國戰略的支柱，而且將以實力在韓國對抗共黨的侵略，應毋庸置疑。不過現在有各種跡象顯示，共產黨正運用各種可能的方法與手段，從內外各方面，來軟化和破壞美國的遠東政策，離間美國與日本乃至其他亞洲盟國的關係，以達到它赤化亞洲的目的。

發生轉變或美軍因內外壓力而撤退，甚至像中南半島一樣，利用某種協定的空洞保證，減緩美軍防衛力量，韓戰隨時有再起可能。

以上三個問題，是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也是東北亞安危的關鍵所在。倘美國態度一旦軟化，美國與東北亞盟國關係，尤其日美關係便將發生變化，危險情勢，便會接踵而來。因此，今天要維持東北亞自由國家安全不被各個擊破，要維持這條美國西太平洋防衛線上每個據點不受破壞，除了各自由國家必須加強本身力量，安定內部共謀團結外，美國信守對各國條約承諾及堅決的支持，美日兩國的開誠合作，協力保衛整個東北亞安全均屬至為重要。爲因應中共及蘇俄下一步陰謀，日本必須不爲威所屈，不爲利所誘，使能免於被共黨各個擊破的厄運。

一九七六、八、二五脫稿

註①依照「日美安保新約」第十條規定，該約有效期十年，期滿後締約國任何一方，如無意繼續維持，可通知對方，一年後即行失效。易言之，如

任何一方在條約期滿後不通知廢約，視爲「自動延長」，繼續維持原有效力。該約係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效，至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屆滿，因此一九六九年日美會談中，已作了「自動延長」決定，目前該約已成爲無期限之條約。

註②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衆院議員大選，田中政府滿以爲與中共建立成功，必可大獲勝利；不料選舉結果，較選舉前喪失二十六席，連一向以親中共著稱，奔走日毛建交最力之議員川崎秀二、古井喜實，均告落選。充分反映了國民對日毛建交的評價。一九七四年七月參院議員大選，亦喪失十四席，勉強維持半數。

註③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美華府會談「聯合聲明」中，佐藤首相特別強調「韓國地區的安全是日本本身安全的重要部分」及「臺灣地區的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兩項，說明日本安全與中韓兩國安全不可分關係，事後一般稱前項爲「韓國條款」與「臺灣條款」。

# 美國兩黨經濟政策的比較

陳元

所得政策，也違反了共和黨所一向堅持的自由放任的原則。到一九七四年八月，福特繼任以後，立即停止所得政策，徹底採取市場經濟制度。這說明，雖同屬一黨，政策的決定也因人而異。

不過，美國的兩黨的經濟政策所依據的理論，確實有基本上的差別。民主黨人到今天仍然樂於稱道的，是羅斯福總統一九三三年進入白宮後所採取的新政，大量增加政府支出，從事公共營建，把美國的經濟恐慌挽救過來。這和英國開創經濟學派的凱因斯的理論正相契合。雖然後人的考證，羅斯福的政策並不是根據凱因斯的建議；但是，從一九三六年凱因斯的名著「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出版以後，新經濟學派的理論在美國頗得